

我的乳癌日記

沈彥華

2007年5月27日，日子再好也不過了。

學校剛結束，學生的成績也批改完成交出去了，盼望已久的暑假正要開始。先生 Frank 也才剛從芬蘭出差回來，今天是他 60 歲大壽，我已邀請親朋好友準備在餐廳好好的慶祝一番，先生之前的生日都是自家人一起渡過；今年不一樣，是因為先生小時候，一位香港的算命師說，他不會渡過 60 歲生日，也因此先生常以此為理由，食不餓口，且不運動，因為他深信他活不過 60 歲。

幾天前我在機場接他時，他看起來一身疲憊，步履闌珊的拖著行李，且呼吸倉促。當時想他的疲累可能是因為 17 小時的飛行所造成，同時他也透露煉油廠裡有許多人得肺炎，可能被傳染了；可是我覺得不太對勁，因為先生並沒有咳嗽；於是隔天我帶他去看心臟科醫生，作 EKG 和其他檢測，國殤日假後，醫生通知我們，先生需要做三支冠狀動脈搭橋手術(Triple Bypass)。

5月29日，另一個未知。

為慶祝父親生日特別從外州回來的女兒，陪我到醫院做乳房活體組織檢查(Biopsy)。幾個星期前，在例行的乳房攝影發現左側的乳房有一小部位需要做超音波攝影，以便進一步的評估；攝影時發現有大量的血液流入有問題的腫塊；當時直覺反應是大事不妙了，因為我是學生物的。醫生順便檢查另一邊乳房，發現一個可疑的腫瘤，結論是要做活體組織檢查。為了不影響先生的生日聚餐，我把手術排在生日聚餐後，同時除了一位要好的同事以外，沒有告訴其他人。

6月6日—人生難忘的一日

今天是先生動開心手術的日子，進入開刀房之前，醫生說，手術到中午就會結束；可是等到 2 點半才看見醫生出來，原來是做完三支冠狀動脈搭橋手術以後，心跳不正常，於是緊急再搭一支，最後先生做的是四支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(quintuple coronary by-pass)。晚上先生被移至加護病房。當我在加護病房時，我的手機響了，是家庭醫生打來的，告訴我活檢的結果，確認雙邊的乳房都有癌症，需要儘快聯絡手術醫生，但是我要家庭醫生把我轉診至 M D Anderson 癌症中心。

說也奇怪，確認癌症消息時，我並不覺震驚和憤怒。過去幾個禮拜我忙著籌劃先生的生日聚餐和學校結束前的整理工作，所以沒時間為不正常的乳房攝影檢查報告煩惱；甚至在這之前，我已告訴好朋友，我患有乳癌，這是不尋常的反應。更不尋常的是，我不但同時雙邊乳房患有癌症，而且兩邊得都是原位癌(Primary Cancer)，不是一邊乳房轉移到另一邊乳房的末期乳癌，我知道患有末期乳癌的可怕。

我母親一年前才因乳癌去世，她的癌症是 17 年後復發，復發後不到一年半就去世了。我住在洛

杉磯的姪女也是因為乳癌去世，她發現時已是第四期了，我飛去探望她幾次，親眼目睹她逐漸衰弱。我另一位侄子也是乳癌倖存者。我向神禱告說：「我不在乎未來發生什麼事，但是如果神願意，求神不要讓我的診斷是末期乳癌。」我不怕死亡，而是不想面臨最後要不要繼續治療的決定。我看見姪女在發現末期乳癌，經歷切除雙邊乳房，和所有可能的痛苦治療，這些治療並沒有改善，反而剝奪了她最後生活的品質。

當我放下電話後，心中充滿平安且聽到神對我說：「我會照顧妳！」我想這一定是來自神的平安，要不然我怎麼這麼平靜，我安靜的回到先生的病床邊，如果沒問起，我不打算告訴他。

先生第二天醒來問我結果，我實情以告；他非常堅強，決定要儘快恢復，以便照顧我。他加倍努力做復健運動，醫院的醫護人員說他是模範病人；因恢復神速，五天他就出院了，此時我也轉診至 M D Anderson 癌症中心，開始我癌症治療。

就在此時，住在洛杉磯的侄子電告姪女，Veronica 病危，很想見我，她是我哥哥最愛的女兒，因父母離異後，從小是與我一起長大的，因此我算是她最親的親人了。此時的我，先生剛從死亡關口回來；一星期後，我自己將面臨一連串的檢查，我此時怎能飛到 LA 看姪女呢？所幸，住在加拿大的哥哥立刻飛到休士頓來照顧我先生，我才放心的離開。

我的姪女天生美麗、聰慧，一副運動家的體格，畢業於有名的史丹福大學，是位傑出的攝影師；平日喜好打高爾夫球，騎自行車，爬山，做園藝，從來不生病的，雖然有醫療保險卻從不看醫生，也從未想過要做婦女健康檢查(Well Women Exam)和乳房攝影(Mammogram)。17個月前她在梳頭髮時，發現頸索骨上有一個腫塊，立刻去看醫生，檢查後確認是四期乳癌，除了腦部以外，癌細胞已擴散全身。她馬上接受切除雙乳手術，並進行化療和放療，治療過程中有一度胃口和體力稍微恢復，她能打一場高爾夫球和與好友到埃及遊玩。但是好日子很快就消失，她一直等待如果體力好一點的話，要打電話親自告訴她的母親所發生的一切。但這個願望一直未實現，最後姪女要我告訴她母親。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—告訴一位母親她的女兒即將離世；於是我再次祈求神給我智慧和平安說出適當和安慰的話語。姪女的母親在得知一切都已結束，沒有其他治療方案可挽回姪女的生命時，非常震驚和無法接受。

姪女是佛教徒，所以有時我會唸一些西藏經文，如平安的離去和喜樂的轉世給她聽。我回休士頓幾天探望我的先生，看到哥哥把先生照顧得很好，我再次飛到姪女的身邊；此時，姪女身體非常虛弱，全身水腫極其疼痛，必須靠嗎啡止痛。

6月30日—最後的告別

今日，姪女要求洗澡淨身，看護正好休假；姪女不知那來的力量，自己站了起來，我和她的好朋友扶持她，慢慢的走到浴室。全身徹底洗淨後，姪女已耗盡她所有的體力，再也沒有體力起來了。此時因水腫，姪女的體重，超過我和她朋友的總和，於是我向神禱告與祈求協助，好不容易把姪女抱出來放在椅子上，慢慢的把姪女推回房間，抱到床上且更衣，姪女當晚安靜的離開人世。此時的我，一點也不知道，一個月之內，我會失去另一位姪女。

6月31日—面臨我自己的挑戰

回到休士頓後，我開始乳癌治療，爲了不願聯想到失去雙邊乳房的姪女和侄子，我決心不但要戰勝癌症，而且要儘可能的恢復到正常生活。因此我要求手術切除雙邊乳房後，立即著手進行乳房重建，我的願望是出開刀房時，我不但有雙乳房，而且感覺上必須要像真的一樣，爲此重建手術，醫生會把我肚子的脂肪、皮膚和肌肉移至胸部重建乳房。

7月23日—神看顧我！

早上不到五點半便抵達醫院，準備一連串的手術，女兒和外孫女飛回到休士頓陪伴我。整個手術花了14小時，等我醒來時，已是晚上11點了，手術後全身黑青浮腫，慘不忍睹，但神將我看顧得很好，除了輕微的過敏問題，復原期間一點併發症也沒有。

7月25日—另一個傷心的日子

在舊金山患淋巴癌和血癌的姪女打電話給我，近來我們幾乎每天都通話。她和剛去世的姪女也很親近，她知道她的日子不多了，因此打電話來向我告別，她用帶有咳嗽的聲音祝我好運。此時，她並沒告訴她的小孩、母親和兄弟姊妹，因他們正在佛羅里達度假。本來全家計劃，等他們回來後，大夥一起搭郵輪度假。我們在電話中一同流淚，一同分享愛，她的父親一年半前才因癌症去世，通話後，我打電話給她妹妹，姪女五天後去世，我無法參加她的喪禮。

7月28日—再次回家了

今天出院回家，開始長達數月疼痛且緩慢的復健療程；學校的秋季班即將開學，爲了治療，這是我30年來除了暫居國外期間，第一次缺席。

8月29日—宣判日

先生陪我見腫瘤大夫，大夫說我的報告很不尋常，她還把報告帶到系務會議上討論，奇異的是我雙乳的癌細胞有不同的腫瘤標記，左邊的是 estrogen receptor (ER) 和 progesteron receptor (PR) 陽性，但是 Her-2 neu 是陰性 (大約 65% 的乳癌是屬於此類型)，Grade 是 2 級。右邊的乳房正好相反，ER 和 PR 都是陰性，Her-2 neu 是陽性 (大約 25% 的乳癌是屬於此類型) 且 Grade 是 3 級，這是比較惡性的一種，雖然我的腫瘤較小，且淋巴沒有感染，但因是雙邊都有癌症，因此我需要做 6 次的化療，和一年的 Herceptin，之後還要服用 Arimidex，防止復發。

9月12日—黎明前的黑暗

今天開始做第一次的化療療程，注射後前幾天昏昏欲睡，身體不舒服，我幾乎都潛伏在家。幾天後情況改善，感覺上舒服些，我開始開車，甚至到醫院探訪朋友，頭髮開始稀疏，到 M D Anderson 的美容院全部剃光。

10月3日—離神很近的日子

今天是第二次化療，不知爲什麼，注射 Taxotere 時，身體發生嚴重的過敏反應，呼吸非常困難，整個人要昏厥過去，護士緊急和醫生聯絡，注射一些藥物後，情況才穩定下來，之後幾次的化療，護士都用最慢的速度注射化療藥物，其中有一次整個療程做完後，已是清晨 2 點了。

我原打算化療結束休息三週後就回學校教書，這個想法表示我對化療對身體產生的長期副作用所知有限。化療結束，我的血液指數一直很低，到學校只待幾小時，就被感染，手和腳經常有刺痛或燒痛的感覺，我的神經經常麻麻的(Neuropathy)，再加上一些因服用 Arimidex 和 Ibardronate 帶來的一些副作用，雖然我盡力，但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，感謝神！慢慢的我的頭髮開始長回來了。先生開心手術 6 個禮拜後，也恢復全職的工作，雖然他自己也面對死亡的挑戰，這段期間他還是給我全部的注意力和關愛，我們即將渡過 36 週年結婚紀念日，經過這一連串的風暴後，我們更加感謝我們的生命。

結語：

過去一年，我學了很多，第一，我學到了每年做婦科檢查，包括乳房攝影和乳房自我檢查的重要性，這個也解釋為什麼我能自乳癌中倖存下來；而我的姪女，卻因它而死。第二，癌症是可以克服的，並不像以前那樣的可怕。第三，生命是要認真過的，因為每一天都是新的一日；我們認真的把每一日都過得最好，且過個有標竿的人生。第四，家人和朋友會讓生命變得更好，更有意義，不要害怕向朋友求助，或不要吝嗇幫助他人。第五，神是萬能的，凡事感恩；神的應許是信實的，且萬事萬物都在祂的手中。我知道這些，是因為過去一年中，我好幾次幾乎與祂見面，祂藉著所發生的一切，讓我成爲一個更完整的人。生命是美好的！

